



美食

云龙豆腐肠

□ 钟国富



旧事

磨

□ 张金刚

进入秋冬，天气日渐转冷，云龙人嗜爱的美食——云龙豆腐肠制作季的大幕徐徐拉开。

云龙豆腐肠不知起于何时，不知谁人发明，无从考证。总之，在云龙这块古老的大地上传食太久了。豆腐肠尽管算不上膏粱鼎食，也是云龙食品系列的典型代表。

豆腐肠也叫“血肠”。做法既简单又复杂。说简单，大部分人会做。说复杂，十有八九做出来的味道未必地道、传统。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只有不断总结经验，深刻汲取传统做法，一点一滴积累，反反复复拿捏感悟的人，才能做出公认的美味豆腐肠。

做豆腐肠首先要清洗猪大肠。把猪大肠内壁翻出来，用温水清洗干净，接着把包谷面、豌豆面、麦面、食盐混合一起，反复搓揉，再用温水清洗若干次，直至无异味为止。豆腐肠的原料主要是豆腐、猪血、五花肉。配料有茴香面、草果面、姜末、精盐，根据个人口味，有的加辣椒面、白糖、白酒。

做豆腐肠精选原料至关重要，豆腐不可太嫩，五花肉要肥瘦搭配，猪血要新鲜。掌握好各种佐料的配制比例是做好豆腐肠的关键和功夫所在。多少豆腐配多少五花肉、配多少猪血，佐多少茴香面、草果面、姜末、精盐都有一定比例。不管什么成分加一分，减一分就会影响豆腐肠的风味和口感。多年做豆腐肠的人家，还有密不外传的秘方和做法。

原料配制后，开始灌肠。把豆腐揉捏碎，把五花肉切细，加猪血及各种

调料，搅拌均匀。灌肠不能灌得太紧实，否则猪肠易破裂，成品后的豆腐肠干硬，口感差。也不能太稀松，不然，成品不成型，刀切时不能成片状。灌肠结束，把柔软的豆腐肠捆扎成半月状，分段固定高挂在竹竿上，放置在通风的地方，切忌在阳光下暴晒，放置一个月就可以享用了。一膏饵吻，以飨口福。

醇美的豆腐肠，颜色淡红，红中透黄，天生一种食欲颜色。口感爽滑，绵香悠长，浓而不酽，鲜而不腥，香而不腻，酥而不烂。豆腐肠的吃法很多，可以切一段单独煮吃，也可以与其他素菜，白菜、茴香、豆腐皮、豌豆尖、山药、木耳等混合炖成杂锅菜。豆腐肠既是高端特色菜，也是低调家常菜，与鲍鱼海参同席，不分轩轾，巨贾豪商频频下箸，风卷残云，一扫而光。与日常素菜相配，尽显优势，相得益彰。

每年冬天，云龙人都要灌一些豆腐肠，或自己动手灌，或几家人合伙灌，图省事的直接购买。自己吃一部分，馈赠在外的亲朋好友一部分。

现如今，云龙豆腐肠已经小有名气，到云龙的客人都要尝一尝，以安慰不安分的肠胃，以满足舌尖上的诱惑。

云龙豆腐肠深深烙印在云龙人身上，也烙印在各地食客身上。云龙人不管走到哪里，都被家乡的豆腐肠牢牢拴住味蕾，欲罢不能。

牵心牵胃的云龙豆腐肠，总是吃不够，吃不腻。

村野中有两块磨扇，东一块，西一块，无法咬合，不再转动。风吹过又一季荒草，石磨一动不动，不知被遗弃了多少年。

这石磨出自哪道山谷、哪块巨石，出自哪位石匠、哪户人家，无从知晓。但可以想见，石磨“咕咚咚”转动的日子，那家必定是人丁兴旺、热闹红火。年轻力壮的男人推着磨棍一圈圈只管迈步，勤劳持家的女人一勺勺将玉米、谷物、黄豆等填入磨眼，孩子们尾随爹娘追逐打闹。大人并不恼，用笤帚或勺子冲孩子一划拉，继续忙活。

锅贴饼子、石磨豆腐、大锅煎饼、杂粮粥……热气腾腾地端上桌，老人、孩子、兄弟、姐妹一大家子，围坐在农家小院，享受一日三餐，虽是粗茶淡饭，却也自足自乐。慢慢，推石磨的老人没了，壮年成了老人，孩子们大了，却弃磨而去。不知哪天，房子翻新，将石磨卸下，丢在一边，越丢越远，直至忘了主家是谁。

这磨扇刻得真美，一道道沟槽匀称齐整，似水波，如云纹，日复一日的转动将其磨得更加圆润柔和，如一位功德圆满的老者，不声不响，只在那里慈祥地冲着来者微微地笑。

父亲微笑着向我蹒跚走来，满脸的皱纹挤在一起，笑得很慈祥：瞅着这磨扇熟悉不？这是你二爷家的，听说是一位老石匠叮叮当当打了很久，才打了这盘上乘好用的石磨。你小时候我和你娘常常带着你们来这儿推磨，你闹腾起来，我就把你抱在磨扇上推着你转，逗得你咯咯笑。这磨，你爷爷也推过，你大哥、二哥还有你，村里很多人也都推过……

父亲弯下如弓的老腰，抚摸着磨扇，长叹一声：这哪里是人磨磨呀，分明是磨磨人嘛！我无言以对，只是扶起父亲，安

慰他说：等我把磨架起来，我来推磨，让娘年年给我做豆腐吃。可有句话，我没说：等我老了，也搬回老宅，守着这石磨，消磨时光，也被时光消磨，安心。

“磨磨人”，三个字，猛戳我心。是呀，在岁月的长河中，我们都是一粒石子，被流水、砂石磨砺得从棱角分明，到光滑如玉，直至成沙成尘，便是一生。

那日拜访一位老先生，他写了一辈子字也没啥名气，就是天天磨墨，天天写。他请我坐，那把圈椅已被磨得溜光水滑包了浆，道道木纹清晰漂亮，一如老者的温文尔雅。求副字，他欣然应允。老先生展宣、镇纸、选笔，老太太取砚、握墨、研磨，两头银发相伴左右，默契不语，这琴瑟合鸣的画面令人心醉。

我问老太太：为啥非要磨墨，用墨汁也好呀。她瞅了老先生一眼，道：年轻时，他性情刚烈，在单位锋芒毕露，稍不顺意便与人争辩，非要争个高下，吃了不少亏，窝了一肚子火，回家常吵架。练字是我逼他的，磨墨也是我硬要求他的，就是要磨磨他的性子。果然，在家里，人磨墨，墨也磨人；在单位，人磨事，事也磨人。慢慢，他变得谦和、豁达，人缘好了很多。老先生提笔蘸墨时，微微一乐：磨墨，消磨了一辈子，把我磨平了，磨平了，磨钝了，也磨老喽！

“怀瑾握瑜”。四个大字潇洒飘逸、柔中带刚，算是老先生对我的激励与祝福。我深懂其义，自此视其为人生信条，照亮余生。的确，瑾与瑜，皆为美玉，皆是山中玉石籽料细细琢磨而成。人品亦是如此。

磨，不单单是“推着石磨”消磨光阴，耗蚀生命，更应是“铁杵磨成针”的磨炼，“玉经磨多成器”的琢磨，“十年磨一剑”的磨砺。在渐渐被时光磨短的人生中，磨出精彩无限，磨到无悔落幕。

闲话

重要的是过程

□ 李伟明

周末，和朋友驱车去上百公里外的乡下闲走。出发之际，朋友习惯性地打开导航，被我果断地制止了。要去的地方就在本市范围内，虽然没去过，大致方向我还是知道的，更何况不赶时间，为什么要依赖导航指引？实在拿不准的路口，问问路人不就得了吗？出去游玩，重要的是过程，只有自己摸索出来的路，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很多人似乎习惯只看结果，不问过程。其实，结果固然重要，过程也有其不一般的价值。很多事情，真正的乐趣恰恰就在过程当中，忽略了过程则让人感到索然寡味。比如，你解一道数学题，如果人家直接把答案告诉你，那么，这道题对你有多大意义呢？只有你亲自走完解题的过程，面对这个答案，你才会产生莫名的愉悦。又如，看小说或影视剧，乐趣也贯穿于整个过程之中，尤其是在节骨眼上，如果谁抢着把结果说出来了，你反而觉得十分扫兴。在电影院，人们不是经常有这种体会么？

人生是一场旅行，过程才是重要的。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，往往不是最后的目的地，而是抵达目的地的那个过程。现在交通方便了，动辄高速公路、高铁、飞机，加上网络导航，要去一个地方，总是那么便捷，简直不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就到了。可是，这样的过程，能留给我们多少值得回味的内容呢？几乎谈不上。出行越来越频繁，生活倒是越来越显得平淡。要说可以回味的旅行，倒是若干年前，交通不怎么方便时，几经周折才到达目的地的那种经历。

有一个同学，当年读中学时因为特殊情况，直接保送上了大学。在旁人看来，是多么让人羡慕的好事。可是多

年后提及，这个同学却总觉得没有参加高考是人生的一个遗憾。备战高考的岁月，在当时来说虽然充满压力甚至痛苦，但一旦过了那道关卡，其释放出来的快乐，便是超值回报了。所以，人们常说：经历是宝贵的财富。

明朝的“朱寿大将军”，就是不满足“直接到了终点”的产物。“朱寿大将军”当然不是将军，他其实是明武宗这个皇帝。明武宗因为人生一帆风顺，两岁被立为皇太子，十五岁就直接当上了最高领导，觉得生活少了拼搏的滋味，于是变换法子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增添乐趣。他给自己换个身份，从基层干起，一步步提拔，从这个“将军”干到那个“将军”。这虽然是个笑料，可要是换个角度来琢磨明武宗的心理，其实也是颇有几分道理的。

“拔苗助长”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。欲速则不达，为了达到目的而刻意忽视过程，其结果反而不理想。生活中大家还有体会，许多“速成”的农产品，看起来很美，但是和自然成长的产物相比，滋味与营养还是有明显差距的。其原因，也在于少了它该有的“过程”。

既然过程这么重要，为什么要随意省略它？且不说它本身就蕴含着诸多富有意义的元素，就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，过程也有很强的“有用性”嘛。过程让你增长见识，让你筑牢基础，让你提高能力……对于那些有条件经历的过程，为什么要直接跳过？

当然，也不是说为了过程，可以拒绝一切现代文明成果，退回几千年前，过茹毛饮血、刀耕火种、肩挑手提的原始人或者苦行僧生活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就变成过程而过程，走向另一个极端了。

我喜欢小城的冬天，虽然小城的冬天依旧寒气逼人。

冬天，小城最可栖息心灵的地方就是西河烟柳了。月落星稀的夜晚，沐浴着淡淡的灯光，踏着漫不经心的脚步，想着绵绵不绝的心事，让冬天的夜风卷着凌乱的发丝，就这样悄然走进了西河的心扉。美丽的西河就像处子般静静地待在那儿，又像浓妆淡抹总相宜的少女，怀揣着春天般美丽的梦想。我在如此美好的时刻，悄悄地走进西河，仿佛一缕尘埃，来无影，去无踪，只想清清静静地待着，领略一番冬天夜晚灯光掩映下的西河，想来一定别有一番情趣吧。

一夜寒风凋碧树，灯光下，西河畔的那些杨柳抖落最后一缕青丝，把赤条条的身体献给苍天大地，它们本应该悲伤的，本应该放声大哭一场，把心中的委屈尽数吐露。可是，它们看上去却没半点悲伤的样子，更不曾感叹岁月的无情，它们甚至欢快地接受命运的安排，把自己光光秃秃的身子摆出另一种美的姿态来。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”，像一幅画。它们不因处在生命的低谷而悲恸，不因岁月的无情而感伤，在寒风里依然充满精气神，把自己的另一种美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

河畔有一些小亭，亭子是八角形的，分为两层，有一个盘旋的楼梯通向第二层。我拾级而上，倚在小亭

第二层的栏杆上俯瞰灯光掩映下的西河。河岸两边都装有彩灯，夜幕茫茫，彩灯辉映，整个西河，就仿佛一个虚幻的世界，让人感到有一种迷茫之美，空灵之美，奇幻之美。那水是静静的，清清的，泛着一丝迷人的光泽，好像不是水，而是一条碧绿的玉带，静静地镶嵌在小城之中，把小城点缀得分外妖娆；岸边除了褪尽绿色的柳树外，还有一些花草树木，它们顶着凌厉的寒风，顽强地把绿意生长出来。

在这样美好的夜晚，要说最期待的事情，莫过于下一场不期而遇的雪。如果天空突然飘起了漫天飞舞的雪花，纷纷扬扬地从天际间洒落下来，该是多么美呀！要是雪花把苍茫的大地都覆盖起来，连赤条条的柳枝也被雪花包裹起来，彩灯辉映，银装素裹，那将是一个奇妙的世界。可惜想象很难变成现实，南方就很少下雪，即使下雪也不可能呈现银装素裹的样子，雪花大多还没落地就化作了雪水，哪会有积雪呢？

我在西河畔久久地徘徊，思绪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夜空里飞翔，我忽然想站成一棵柳树，静静地生长在河畔，任岁月流淌，我心依然。在此如此静美的夜色里，我仿佛与西河，与小城融为一体了，我甘愿做西河里的一棵水草，你飘荡了我，我优美了你，哪怕在最艰难的环境里，也要展现出自己最優美的姿态来。

小城的冬天

□ 刘玉德